

蘇聯抗戰短篇報告集 1

予打擊者以打擊

A. 托爾斯泰等

● 遠方書院

蘇聯抗戰短篇報告集 1

予打擊者以打擊

A. 托爾斯泰等著

杜

莎等譯

予打擊者以打擊

—— 第三版 ——

著者 A. 托爾斯泰

譯者

譯者

譯者 杜莎

譯者

譯者

譯者 杜莎

譯者

譯者

第三版

遠方書店印行

遠方書店印行

圖書公司

一九四二年六月三十一日

1942.6

圖書公司

蘇聯抗戰短篇報告集 1

予打擊者以打擊

——實價三元五角——

著	者	A.托爾斯泰等
譯	者	杜 莎等譯
印	行	遠方書店

桂林府後街20號

特約批發處	文化供應社
	科學書店
	三戶圖書社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目次

萬事不求人	M·左勤克	1
輸血的人們	M·加麗	4
穿軍裝的女郎	A·馬加林柯	7
某屋一日記	耶諾芙斯卡亞	12
戰時鄉村小景	N·高沉	18
火線上的城市	B·拉賓等著	22
四個兒子	安娜·卡拉娃耶瓦	27
勇士	A·托爾斯泰	35
孩子底心	A·依司拔黑	46
傀儡	M·左勤克	52

一個德國士兵的日記..... I. 愛倫堡 56

空襲..... A. 高思布留姆 63

海戰..... N. 波林 67

活躍在前線上的紅軍報紙..... L. 舍兒舍兒 72

在敵人後方..... A. 波里亞柯夫 78

怎樣進行空戰..... 92

怎樣擊退優勢的敵人..... 103

軍事訓練..... A. 湯恩林 7

如何進入戰鬥..... M. 耶爾 4

萬事不求人..... 式噴袋 1

目次

蘇聯抗戰經驗報告

打擊

書影

者者者

Handwritten notes and signatures at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萬事不求人

M·左勤克

將軍

領袖先生，有事報告：戰事消息送到了。你准許把它發表到報紙上去嗎？

希特勒

唔，不，等一會……現在我決定親自檢查消息了……因為報紙老是發表些瞎說

將軍

八道的新聞……我們損失多少都給登出來了！那會有什麼損失？……常勝軍！

走遍整個歐羅巴（忽然之間）啊呀，我的媽呀——東線損失慘重……胡說八道……

破壞威嚴……把那消息拿到這裏來……

將軍

是——把這消息拿到這裏來……

希特勒

（讀）什麼？什麼？多少？一天之中我們損失四三〇輛坦克車……哎呀，

將軍

太多了！……

將軍

你只消把第一個四字抹去——那不是只有三〇輛了嗎。

希特勒

你這話說得對……（改正）。這樣說來，我們是損失三〇輛坦克車……可是，將

軍，我們不損失得太多嗎？無論怎樣，也有三〇輛啊——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損失。

將軍 你只要把下面的〇挖去——那不就完了嗎？

希特勒 你以爲是這樣嗎？那末我們就把〇字給圈掉……我們一共損失三輛坦克車。

（修改）。現在你把消息拿去吧，讓他們去登載吧……等一會，等一會……你跑到那裏去？國家要事，你却忙着跑……也許，最好不是我們損失三輛坦克車，而是他們，好不好？

將軍 是啊，一點也不錯啊！讓他們去損失三輛坦克車好了。是啊，我們爲什麼跟敵人客氣呢？

希特勒 你這話說得對。就給他們吧（修改）。這樣說來，敵人損失三輛坦克車。拿，把這消息拿去。等一會，等一會……你聽啊，朋友，他們不是損失得太少了嗎？只損失了三輛坦克車，你以爲怎麼樣？

將軍 這讓他們損失得太少了。我們不再給他們在下面加上一個〇嗎？

希特勒 你這話說得對——我們給加一個〇……這就是說，敵人損失坦克車三十輛……

這樣現在好似很不錯的樣子了……

將軍 假使他們損失得再多一些就好了，——這可以鼓勵軍隊。——

希特勒 那末我們再在上面加一個單位。（修改）。敵人損失一百三十輛坦克車。對了。

將軍 這樣最好還是把原來的數目字留下來。爲什麼要歪曲事實呢？——

希特勒 這話也說得對。這樣，那末敵人是損失坦克車四三〇輛……拿，把消息拿去。

將軍 既保存了確實的數字，又沒有破壞權威。

希特勒 是的，一點也不錯……現在我一直要親自檢查消息了。否則儘把胡說八道的話

登出來。

（費凡譯）

輸血的人們

M·維格陀洛娃·加麗

在莫斯科輸血處每天光臨着許多希望自己能够列入輸血者的人們。男的，女的，青年，中年人，工人，職員，學生，藝員——誰都希望着把自己的血液輸送給受傷的紅軍。人們都懷着高傲和愉快來從事這深厚博愛的事件。

在輸血者中間特別有許多婦女。她們援助英勇的保衛者的時候，獻出她們所有的力量——每一個妻子和母親的神聖愉快的本份。

在輸血處有着這樣的情形：一個輸血過全量4600C.C.血的姑娘僅僅隔了一天又來請求輸血，當時她聽到拒絕後激動地說：她有兩個兄弟在軍隊里，她自己非常康健，想來援助受傷的同志們，可是他們却不讓她輸血。他們困難的對她勸解，一個輸過血的人必須等待一個時期，因為機體組織必須讓它恢復原狀。過了一星期這位姑娘又來了，檢查康健狀態之後，他們又從她那裏取出了半數的輸血量。

還有一個特殊的情形。有許多姑娘的靜脈的位置過深，用平常的方法無法取出血來。必須施行特殊的開刀手術。他們希望這位姑娘回去，可是她却斷然的說，她同意用手術，要是不給她輸血的話，那就永不離開輸血處。她始終是固執着自己的意見。

輸血者常常拒絕接受輸血應得的酬報。有一個十八歲的女職員高斯彭加·司列潑尼柯娃拒絕拿錢，「卡里白爾」廠的青年女工拉莎·莫依雪娃，安娜·派爾茜娜也拒絕接受酬報。

這同一工廠裏的一個姑娘代表青年工人團體說：「我們輸給受傷的戰士們全量的血液，可是派給我們的酬報，我們將把它去充實紅軍的武裝」。

在輸血處每天都有大量的書信寄來。希望自己能列入輸血者的人們都來信詢問關於他們進行輸血的手續和地點。伐洛卡浪斯金區拉篤辛村的瑪麗亞·克列洛娃寫道：「敬愛的同志們，我在報上讀到姑娘們怎樣爲了祖國的幸福獻出自己的血。我怎能坐視，我在忖度什麼。我也想把血獻給我們祖國的紅軍和海軍。親愛的同志們，請你們告訴我，什麼地方我可以去進行。」

有許多已經輸過血的人們寫信給戰士們，就是她們準備再度輸血給他們的。這裡有兩張黏貼在裝着血液的瓶子上準備發送到前線軍醫院去的平常而激動的字條。

「親愛的同志們。——一位姑娘寫給不相識的可是很親近的戰友。——我獻上我的血，同時希望你在完全恢復健康後用新的力量去打擊敵人，我希望我自己在祖國艱苦的一剎，可能有一些幫助，我想進看護訓練所，完成後準備到前線。葉芙格尼·富洛脫。」

另一封信上寫道：「親愛的偉大祖國的保衛者！我由衷地向你們作熱烈的敬禮，希望你們完全恢復健康和永久幸福的生活。我是有兩個孩子的母親，現在他們和你們同樣的在前線和法西斯蒂作戰。我準備把我所有的血來援助你們。安娜·維雪洛娃。」

這些書信都用親密的母親的口吻在偉大的共有的母親——祖國的前線和千萬孩子們談着。紅軍英勇的戰鬪爲了祖國不惜血液和生命。在威力的廣垠無際的所有的蘇維埃土地，大家都用無限的力量，鮮血和熱愛在從事援助。

穿軍裝的女郎

A. 馬迦林柯

她身穿灰色的軍裝大衣，腰裏緊束着皮帶，足登笨重的皮靴，活像是一個真正的軍人。明朗的眼睛看起來嚴肅而堅定。她那飽經風霜的開朗而率直的臉孔透露着內心的鎮靜的氣息。

前線的生活使女護士葉琳娜·查伏朗柯娃的性格和風貌多多的變化了。包立西亞地方村醫區裏的無數病人在以前對於自己這位產科女醫生是不大知道的。

查伏朗柯娃是在西線上某一個區裏受戰鬪的洗禮的。初期的戰鬪正在進行。那批醫藥工作人員受命撤退火線地帶裏的醫院。敵人在夜裏開始轟炸醫院了。可是查伏朗柯娃毫不怕懼的給傷兵包紮，並由女伴們幫着把他們搬上汽車。

忽然之間，他看見一個中尉手裏抱着一個女孩子。那孩子衣服半解着，撕破的布衫上染着紅色的凝結的血斑。中尉忍住號哭，訴說道，他跟自己的部隊走過故鄉的時候

，順路去領家眷。他看見屋子變成了瓦礫場。炸彈燬了屋子，碎片埋葬了住戶。他在廢墟之間，找到了妻子的屍體和嚇壞了的年幼的女兒。

中尉把孩子授給女護士，輕聲的說：

『我向你起誓，我的女兒！我將爲你的母親、哥哥和一切被殺的婦女和孩子們去向前那可咒詛的暴徒們復仇。』

中尉的話在查伏朗柯娃聽來像是驚天動地的誓言，她立誓忠誠而奮身到前線去工作。

從這時起，過了不少時間。那駭人之夜的回憶，在那廿三歲少女的臉上引起了顯著的皺紋。

女護士查伏朗柯娃在堅定地實踐她的誓言。

前後方大家在親密地談論那穿灰色軍裝大衣的少女。

德軍在雅爾采伏區派了登陸部隊，在夜色的掩護之下，法西斯軍迫近了鐵道的路面。並開始放射迫擊砲了。有一列衛生列車的聯絡因此給切斷了。車中載着幾百傷兵，女

護士查伏朗柯娃也在其中。

半夜裏，槍炮聲漸趨沉寂的時候，大部分的傷兵離開了軍用列車，到那些未被法西斯軍侵佔的村子裏去。和他們一起離開的，是軍用列車中主要的服務人員。查伏朗柯娃和六個護士留下來看護那一百卅個受重傷的人。她從事包紮，給傷兵飲食，用親切的話加以鼓勵，策劃保衛列車，並且整夜不閉眼睛的值班守夜。

三天後，列車裏一塊麵包也不剩了。查伏朗柯娃到遺留在鄰近的那節載麵粉的車那裏去設法。附近村莊上的集體農場農女來幫助她。她們爬到列車那兒去，給受傷的戰士們帶來了牛奶和菓子：她們把麵粉裝在枕被裏，神不知鬼不覺的走了，清晨的時候她們帶來了新鮮的白麵包和爐紅的餅。

傍晚時分，靜悄悄的來了一輛農人的運貨馬車。車夫沿着車廂，一面行，一面，那兒可以看到那穿軍裝大衣的少女。車夫跟那女護士商量了一下，他把幾箱通心麵到貨車上去，於是那運貨馬車很快的消失於樹林中了。清晨時，他又在軍用列車旁出現了。貨車上放着許多罐頭，其中盛滿了熱的牛奶湯。第五天時，探悉了在不遠的地方有

一所蘇維埃的野戰病院，要是能够衝過敵人的封鎖線，那些傷兵就可以獲救了。查伏朗柯娃決定選擇了一條沒有危險的路。她自己挺身去幹這件事。受傷的護士不願女護士去。護士伊凡·格魯辛堅持着說：「我去，一隻德國狗也不會發覺我，我可以爬過針孔。」

「不，應該要我去，」女護士證明着說，「我改了裝就不會被發覺了。」

查伏朗柯娃穿上了農女的裝束，頭上紮了三角巾，早上出發登程了。有一個叫巴莎的女志願兵跟了她走。她們通過樹林裏的陰森的路，只有過宿的時候，她們才上村子裏去。三天後，

「在一個大村附近，」查伏朗柯娃講道，「有一個婦人叫住我們。我們走上她跟前，她受了重傷，不能離地站起身來，她身邊血污裏躺着受傷的女兒。我們幫助她們以後，立即就出發了。」

那兩個少女未走上五公里路，空中就有一架法西斯飛機向她們掃射了。她們躲在矮樹林裏，再向前行去。她們在樹林裏遇見了一縱隊蘇維埃摩托車，把她們帶到了目的地。

。她們在那兒把摩托車分了一部分出來去營救那些重傷的兵。查伏朗柯娃又和車子一同向自己的軍用列車出發了。

二十輛摩托車沿着無數村路馳行，日夜向那衛生列車趕路。汽車駕駛員時常迫得要跟敵人作戰，修築橋樑。那穿軍裝大衣的少女的宏亮的聲音到處伴着他們。

她順利的引導汽車開到了軍用列車那兒，把一百三十個傷兵連送到大後方去了。

以前做產科醫生的葉林娜·查伏朗柯娃變成了我們祖國的親愛的女英雄之一，這應該不應該奇怪？

……

某報一日

某屋一日記

O. 耶諾芙斯卡亞

早晨在莫斯科是開始得很早的。

小高歧街七號內的早晨是由麗琪娜·曼金娜開始的。四點三十分正，她走過那緣幽幽的寬廣的院子，到公共汽車站去。五點鐘時，她已經坐在無線電委員會的工作桌旁了。應該工作多少時間，她就工作多少。她在夏天一清早就起身，而却還能於一星期中在自己屋裏的門房裏值二次三小時的班。

值班這是因戰爭而發生的新的要事。

起初的時候，屋裏值班的祇是些家庭主婦和求學的女青年。但是現在屋裏祇管家務的婦女差不多沒有的了。她們把自己的孩子從莫斯科打發到比較安全的地方去，她們代替了那些到前線去的男子——開始到工場裏的機器旁邊去工作，在機關裏服務，駕駛電車和出租汽車。